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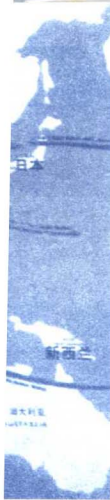
GAISHI DUXIAO

王业腾 陈志鹏 著

盖世毒枭

这是一部披露当代最大毒品
基地银三角惊人内幕的纪实小
说；生动地再现了全球最大毒品
帝国从兴起到覆灭的罪恶历史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盖世毒枭

王业腾 陈志鹏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盖世毒泉 / 王业腾, 陈志鹏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059-3875-4

I. 盖... II. ①王... ②陈...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

- 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9130 号

书 名	盖世毒泉
作 者	王业腾 陈志鹏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90 千字
印 张	11
插 页	4 页
版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7115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3875 - 4 / I · 2993
定 价	18.80 元

· 前 言 ·

“种豆得瓜”——金三角之行的意外收获

一 缘 起

本书写的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毒品集团，话头却得从我们的金三角之行说起。

承蒙勇希友的热情相助，我们才得以一了多年的夙愿。

我们是少年时代就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边地，真正对金三角有所了解并产生兴趣，始于 10 多年前借到的一本《神秘的金三角》。作者杨木先生，是新华社曼谷分社记者，曾几次实地到过金三角采访，故认为十分可信。我读得爱不释手，不惜掏钱将全书复印了下来，保存至今。可惜该书的记述止于 1987 年，以后的情况便又不甚了然。虽说来自境外的各种传闻不断，而见诸文字的则一概没有见过，自然只能将信将疑。近年，书市上突然冒出许多诸如《金三角揭秘》、《坤沙传》、《毒枭争霸》、《金三角纪事》之类书籍来，有的还赫然标着“经典作品”，我们盼之若渴地见了就买，如饥似渴地读得昼夜不分。既然是“传”，是“纪”，当然与小说有别，我们不唯笃信不疑，且作了不少笔记。看完掩卷一想，生出诸多质疑。首先，此书与彼书多有矛盾之处。如，有的说坤沙之父是莱莫土司张纯武的上门女婿，而有的

又说成是他的嫡传次子，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其次，有太多明显的常识性错误。如“金三角十月进入雨季”，“金三角气候得天独厚，罂粟一年可以三熟”。以我们在边地数十年的经验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又如，少年坤沙被迫从家乡出走的头天夜里，跑到果敢县城买了炸药要炸剥蒙土司的家。据我们所知，从坤沙的家乡当阳到果敢，直线距离在 100 公里以上，坤沙若能连夜跑个来回，那只能是神行太保再世的神话。其三，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，多作耸人听闻之危言。如，罗星汉的第二位夫人，是个叫做李秀锦的土匪头子。此人凶残异常，打仗下来要吃“人肉筵”，“喝百鸡（男性生殖器）汤”。虽说是够刺激，足可以令人毛骨悚然，却又不免觉得荒诞不经，难以置信。著书立说竟如此信口雌黄，确为我们始料不及，大失所望，我等何以竟如此天真，轻易就上当受骗。

若在旁人这事也许就过去了，可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，驱使我们不能安分，勾起了一个念头，而且很快强烈得寝食不安——与其听他们胡诌，倒不如我们动手来写。进而又想，这样就得想办法去那里实地走访一下才好。以我们长期居住边地的有利条件，加上现在的对外开放程度，这并非不可能的事。真正困难的是，那些早已神交的各色人等，却无一有过一面之交，人家对于陌生人，很难想象能够不心怀戒备地给予接待。如果大老远地去碰一鼻子灰，自讨没趣不说，最终只能是辛辛苦苦白跑一趟。

正当我们挖空心思，想创造点条件的时候，突然接到勇希友的电话，约我们去果敢彭家声家，参加他三公子的婚礼，真是令我大喜过望。原来勇希家与彭家是亲戚加世交，勇希的父亲，是与果敢一江之隔的勐板土司（其属地今为潞西市中山乡一带）。由于地缘上的这种特殊性，勐板与果敢两地历史上就通婚互市，过从甚密。而勇希之母，就是果敢杨司官家的女公子。因之，果

敢名士杨振材、杨振声辈，均与勇希是表弟兄。彭家与杨土司家也有姻亲关系，论起辈分来，四十出头的勇希，竟比年近七旬的彭家声还高。由于这种家族间的历史渊源，勇希收到跨国请柬，在情理之中。顺便说说，果敢至今还沿用“公子”、“官家”等称谓。

第二次勇希来电话，告知了动身的具体日期。我们像孩子盼着过节一样，高兴得竟几夜没有睡好觉。

二 有心栽花

1999年元月27日上午，我们一行五人从芒市出发。这天和旱季绝大多数日子并无两样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明媚，格外天高气爽。车上象达，过平达、勐糯，经镇龙大桥过怒江，进入镇康地界；再经勐棒、勐堆，于黄昏到达边境口岸南伞。六年前我们曾到过这里，也是这样的傍黑时分，只见三岔路口上，立着不多几幢房子，四处黑灯瞎火。如今这里却是路灯成行，几条新建的街道上热闹非凡。穿街出镇前行一二里，又是一条灯火通明的大街，前行10多米就是国门，有果敢同盟军的士兵站岗。勇希探头窗外，说了声：“我们是彭主席家的客人”，士兵就示意通行。彭家声现任缅甸掸邦第一特区主席，自然无人不晓。

就在驶过国门的那一刻，我们心头陡地涌起一阵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激动。参加边境旅游，我们至少也有过10多次，但这回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边境游了。现在我们踏上的这片土地，可是举世闻名的金三角啊！我们就要亲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，去审视它的山山水水、原野村落，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和上层人物。

关于金三角的概念，各种书上有不同的解释，有的还可以

作为一家之言，而有的则连作者本人也稀里糊涂，莫知所云。我们比较倾向于杨木先生的说法。据《神秘的金三角》一书所载，作为地理概念的金三角，是指老、泰、缅边界的夜赛河与湄公河交汇处，其面积不过几百平方公里。而广为人知的毒品基地金三角，则是指以缅甸掸邦东部为主的罂粟种植区，广达 19 万平方公里，比我国湖北省的面积还大。其范围东至中缅边界，西至萨尔温江沿岸，南至老、泰北部边区，形状也恰似一个不等边三角形。位于这个三角形顶端的果敢地区，北面与我国潞西市和龙陵县隔江相望，故有北金三角之称。

果敢现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。出了国门，一条柏油路直通特区政府所在地老街。彭家的婚宴设在其老家昔峨，那是一个傣族寨子。车行一段就向北，岔上一条沙石路，除灯柱照见的灰白路面，四下里一片漆黑。前行数公里，不觉间又上了水泥路，两侧也开始出现竹楼的幢幢黑影，始知已进入昔峨寨子。忽然一个急转弯，倏地冒出一片耀眼的灯火。待到近前，沿路摆满了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赌摊，尽头处有道张灯结彩的门楼，门前有持枪肃立的卫兵。我们下了车，勇希先进去接头。这里既有士兵把守，又见戴红袖套的巡逻队四处走动，看来，没有请柬怕是万万不能进去的。细看之下，又才发觉人出人进的，根本无人过问。等到勇希把我们带进去，这才看到院内极为宽大，里面人声鼎沸，灯火辉煌。进门右边搭了个台子，是果敢青年会在演出，手拿麦克风的女歌手，由架子鼓、电吉它伴奏；正面是高低两台水泥地坪，上面搭了塑料天棚，估计能摆上百桌筵席；北、西两厢是极普通的两层木楼，西楼后边又是一片旷坝，摆满了几大排临时炉灶，像是夜市上的烧烤摊，热气腾腾，油烟氤氲。

国内一些书上，把彭家声称为继坤沙之后的三大毒王之一（另外两人为林明贤和岩小石），如今既然到得他家，当务之急，

自然是一睹这位江湖豪杰的风采。落座后，我们对满桌酒菜视若不见。勇希理解我们的心情，他几次翘首四顾，告诉我们，尚不见彭家声的踪影。操办这样大的事情，主人的忙碌可想而知，我们便安慰自己，不必着急，反正见面不过是早晚的事。我们还心存一个小小的愿望，那就是最好能与彭家声留个影。吃过饭，我们被安排在同盟军总参谋长魏超仁家住宿，他家远了几公里外的木瓜寨。坐车到了那里，才知道是个极普通的院落，一正两厢皆为老式穿斗木楼。魏超仁做客未归，闲坐一阵，见上弦月已经升上竹梢，想出去在月光下走走，又觉得太困。有勤务兵招呼我们洗漱了，便上了东厢二楼的客房。

次日晨起，听说婚礼九点半开始。对于婚丧嫁娶那一套礼仪，我们从来不感兴趣，便相约了去逛双凤城。到了那里一看，原来它是紧邻老街开发的新城区，两地仅隔着一条小洼子。街道像模像样，都是钢混结构的楼房，经营店铺的几乎都是国内来的商人。逛了一圈时间还早，于是有人说，还是去看看婚礼吧，反正要到那里吃饭。幸好没人反对，否则就将是一大憾事。

回到昔峨彭家大院，婚礼正在进行，天棚下四处站满了人。我们漫不经心地走到前排，就见一位西装革履、胸戴红花、清瘦微黑的老人在对来宾讲话。一打听，方知此人正是彭家声先生，自然就来了劲头。开始，我们以为所讲不外乎是婚礼上常见的客套话。细听之下，始知他是在回顾果敢民族近五十年来发展历程，这才兴趣陡增，却又因为没有麦克风，听得很不过瘾。只听他说：“我们果敢民族，为了争取民族平等地位，我同我的亲家罗星汉先生，当初靠四条破枪起家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指了指身边坐着的另一位老人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星汉！我们只知道，罗星汉自80年代初被释放后定居在腊戍，万万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他。在一部纪实片中，我们看到过罗星汉

中年时期的模样，如今人虽老矣而轮廓依旧，脸色红润，神态安详，目光沉静中透出深邃，全无一些“鸦片将军”的豪气。虽说不很老相，可岁月的风霜在他双颊各刻下箭头状的三道皱纹。彭家声并不用讲稿，凭一张嘴讲了很长时间。在回顾完战争时期之后，谈到进入和平、发展新阶段 10 年来，果敢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，最后讲了果敢的禁毒目标和近期任务。接着是罗星汉讲话。他与彭家声一样，也不用讲稿，内容是沿着彭家声的思路，围绕发展经济，振兴民族的同一主题，谈了他的五点意见，其中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。罗星汉讲完，仪式结束，就有人前去和他俩合影。若在平时，我对头面人物避之犹恐不及，这时却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上前去自报家门，接着要求与他们留影。

随后经勇希介绍，我们认识了彭家富先生。他是彭家声的弟弟，现任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。通过彭家富，又认识了缅甸政府果敢驻军首长、101 师师长觉温准将。我们还见到了掸邦第四特区主席林明贤先生和秘书长蒋志明先生。往后，我们抓紧时机，与罗星汉和彭家富分别进行了两次交谈，请教了一些久积心中的问题。因为是初次见面，加之时间并不从容，只能挑一些主要的提问。据罗星汉说，他的老家是在果敢大竹箐，而非一些书中所记载的杨家大寨。这种事情也许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，那么一些并非小事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？下面是我们与罗星汉的一段对话：

问：罗老，听说你的元配夫人，是杨土司家闻名遐迩的杨二小姐，是吗？

答：这是从哪里说起的呢！杨二小姐是我的上辈，我该叫她姨娘。两辈人通婚，这在我们果敢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果敢人是南明永历皇帝部属的后裔，虽然在缅甸几百年，可是汉文化传统比

国内还要牢固，谁不恪守古规古训，是要被看作大逆不道的。再说，杨二小姐比我整整大十岁，你想想可能吗？

说话时，罗老先生明显抑制着内心的气愤。

问：你的第二夫人，是个叫李秀锦的女强盗吗？

答：实话告诉你，我就一个结发妻子，哪来的第二夫人！

问：都说坤沙称雄金三角，完全得力于张苏泉。你的参谋长韩鑫和张苏泉一样也是国军残部。此人也算有智有谋，却略逊小诸葛（张苏泉的外号）一筹，这是导致你失败的最终原因。是这样吗？

答：国军残部有无韩鑫这个人，我不晓得，不过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

问：你和坤沙、张苏泉，接触多吗？

答：我们经常打交道，而且还是好朋友哩。

问：那么，张苏泉回台湾以后的情况，你知道一些吗？

答：谁说张苏泉回台湾了？

问：好几本书上都这么写的，说是坤沙不听张苏泉劝阻，一意孤行，成立了掸国。于是张苏泉激流勇退，1994年初回了台湾。

答：张苏泉怎么可能回台湾呢，国民党早就不承认他了。他是与坤沙一起投降缅甸政府的，现在跟坤沙一样，也住在仰光，只是对张苏泉没有追究刑事责任。

问：有人说，林明贤将继坤沙之后，成为金三角的最大毒枭。你对此有何看法？

答：我只想告诉你，林明贤领导的第四特区，在禁毒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，并且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和称赞。

行了，访谈录就引到此，否则更要冒犯我的文学同行。

从金三角回来，我们从一张极具权威性的报纸上，果然看到

有关联合国肯定第四特区禁毒取得成效的报道。

我们与彭家富的谈话，时间更长一些。为了印证罗星汉的话，我们有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，他说的与罗星汉几乎完全一致。我们也曾怀疑，是否他们之间有过某种约定，而在宣传上统一了口径？彭家富似乎并未觉察到我们的疑惑，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过，彭、罗两家虽然当年一道起事，后来却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成仇。罗星汉早年投靠国军残部，而彭家声则亲近中共，后来接受缅共的领导，担任了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。直到1988年，彭家声率部脱离缅共，成立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之后，罗星汉充当了盟军与缅政府之间议和的中间人，此后两家才和好如初。

彭家富在谈话中曾三次提及，果敢民族是纯粹的汉族，历史上麻栗坝（果敢的别称）一直是中国的领土。中英划界之后，果敢才归入缅甸版图。从此，果敢人成了离开母亲的游子。虽说汉族是世界上第一大民族，可是果敢族在缅甸却是弱小民族。弱小而又不甘愿受人欺凌，于是自强不息的果敢人，为争取民族地位、民族平等而奋勇抗争。他反复强调说，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果敢民族饱受战乱之苦，不幸的根源就在这里。

和罗、彭二人交谈之后，引起了我们诸多的感慨。果敢这个特殊的地域和特殊的民族，有着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，更不用说民族众多地域广袤的整个金三角地区，那更是一个多么沉甸甸的题材。我们再也无法步那些“传”、“记”作者的后尘，去胡编乱造、瞒天过海、欺世盗名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动笔，那一定是在全面、深入、细致地进行采访之后的事。我们必须占有充分而客观的第一手材料，必须具有关于金三角历史和现实的，政治、经济、民族等多方面的真知灼见，才能告诉世人一个客观、真实的金三角，这是任何一个作家起码应该具备的责

任心和良知。而那样的采访，还需等待时机；资料的积累和思考，也还需假以时日。不过，我们现有的收获已经很大很大了，这首先在于，我们决定暂时打消写金三角的念头。对于初来乍到的第一次，能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，这就足够了。

三 无心插柳

殊不知一个更大的意外收获，正等待着我们。

以我们的好奇天性，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果敢一地的所见所闻。临走头夜，躺在魏总家客房里，我们心情躁动，辗转反侧。既然已经出了境，何不趁此机会，深入金三角腹地走走看看，这可是我们长期以来朝思暮想的啊，何况眼下正是出门游历的大好季节。一商量，又感到真要付诸行动并非易事。金三角地域辽阔，至今仍然十分闭塞落后，交通条件非常之差，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。如果说，这一切都可以弃之不顾，那么更难的是办证。我们身在异国，若无权贵的理解和支持，再想往下走那就是寸步难行。磨到后半夜，我们突然想起了一位新结识的要员，于是很快排除一切顾虑，决心豁出去碰碰运气。

元月29日早上，我们与勇希等人在木瓜寨公路边告别后，当即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政府驻军司令部。来到营房大门，我们向站岗的士兵出示了包括作协会员证在内的所有证件，司机也再三帮忙说情，结果他就是不肯买账。正当我们心急如焚时，忽见觉温将军从一幢铁皮平房内走出，身后跟着几个年轻军官，向停放在院中的敞篷吉普车走去。就在瞥见他的那一瞬间，我们深信，我们会成功的！

我们高声喊着，又挥手向觉温将军致意。他走过来，居然立刻认出我们。往后果然十分顺利。觉温将军把我们迎进他的办公

室，耐心听完我们的要求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叫人为我们办了签证。拿到有他签名的通行证，我们如获至宝，向他一再道谢后就快步走出大门，随即仍由那位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私人车行。

我们登上一辆中国出口的中巴，中午时分离开老街。车经清水河、南湖，在滚弄过萨尔温江。江上吊桥为六十年代我国所援建。这种铁索桥，原先在滇西一带常可见到，唯眼前的这座跨度更大，更有气势。过江西行80多公里到达登尼，汇入滇缅公路。登尼旧称木邦，坝子的风光酷似德宏的芒市、遮放，使我们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以后的40多公里，全是柏油路面，中巴车像是匹憋足了劲的骏马，撒开四蹄纵情驰骋。迎面的夕阳嫣红柔和，晚风阵阵扑面，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无限惬意。到达腊戍时，流霞满天，暮鸟投林。我们住宿在新老腊戍之间的胜利旅社，老板是罗星汉的胞弟罗星民。如果不是罗星汉有事还在果敢，我们本可以去他府上拜望。面对一城的陌生面孔，我们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又起早上路。

当天下午，到达掸邦的当阳镇区。缅甸的镇区相当于我国的县。当阳是坤沙的故乡，好不容易跑来了，自然不可不到莱莫山看看。清早我们搭了辆便车，直奔坤沙的老家弄占大寨，还在附近山坡上的罂粟地里留了影。

返回城里的旅馆，决定本书产生的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。

我们看到原来空着的另外那张床上丢着些衣物，便跑去问老板。回答说，安排了一位美国记者与我们同住。我们都怕与老外打交道，一听是记者，才掩饰住内心的不悦。

稍后，就见一个陌生人走进房来。他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肤色白净，黑眼黑发，满嘴胡髭。尽管衣著洋气，但一望而知是个亚裔。我们想要开口，又担心语言不通，倒是他先打起招呼，想不到一张嘴竟是满口流利的华侨普通话。他为人热情开朗，而

且相当健谈，很快我们就谈得十分投机。他叫乔纳森·琼斯·刘，父亲是山西人，1941年随远征军入缅参战，后流落缅甸，几经辗转，1948年移居美国。琼斯毕业于纽约州宾翰顿大学新闻系，已在纽约《美洲论坛报》供职多年。晚饭后他约我们出去散步，一路上边走边谈，从眼前的金三角，他自然而然扯到了西半球的银三角。于是我们又得知，他曾被派驻波哥大多年，不仅足迹遍布哥伦比亚，而且对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、巴拿马等国也多有涉足。这次他来金三角，是要对坤沙之后的毒品问题作些报道。

因为情趣相投，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吃过晚饭坐在门厅闲扯时，我们商量着，想去掸邦第二特区政府所在地邦桑。当阳尚在萨尔温江以西，从这里去邦桑，过江后才真正进入掸邦东部，也就是金三角的腹地地带，而且要经过最为原始落后的佤族聚居区，这对于我们和琼斯，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老板听了却极力劝阻说，那条路太难走，骨头都颠得散架，远不如从国内由孟连去容易。琼斯倒是觉得无所谓，他看了看我俩说，以你们的年纪，怕是受不了那份罪，那就直接去大其力吧。

当夜，他从南美毒品问题，谈到麦德林集团。对此过去我们也有所耳闻，但是不得其详。经他一说，我们知道了巴勃罗、豪尔斯、加察、卡洛斯等国际级大毒枭，以及他们简略的身世经历。他们策划的一起起暴力事件，使我们感到无比震惊，万万想不到，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凶残的人间恶魔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三人同行同住，形影不离，像是相识多年的挚友。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们就见缝插针，想方设法地把话题引到银三角去。

东行不成，我们便改往南下。这次的车况实在欠佳，不过是辆改装过的货车，车厢上固定了几排座位，顶上盖了块篷布，三

面无遮无拦，一上路滚滚黄尘就扑面而来。出当阳的第一天，经楠翁隆、曼绷、根隆，断黑以后，到达一个叫做孟朗的小镇住宿。在这里发生了点意外，却促使我们与琼斯之间的友情进一步加深。睡到后半夜，琼斯突然发病，只见他在竹席上滚来滚去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呻吟不止，大汗涔涔。我们慌忙找到旅馆老板，用手推车把他送到当地最好的一家华人医院。老医生诊断后说，是急性阑尾炎，幸亏送得及时，不然捱到肠穿孔就晚了。我们又担心，这一来不知耽误到何时。老医生说，无需开刀吃药，明天就会好的。就见他在琼斯的双膝、小腹上，扎了若干枚银针。不多时琼斯就沉沉入睡。我们轮流守候在病榻旁。早晨琼斯一觉醒来，果然同好人一样，嚷着就要上路。征得老医生同意，办了出院手续。回到旅馆，我俩好说歹说，才劝得他多住一夜。

我们打听到，有家车行新进了一辆带空调的日本中巴，这样总算可以坐得舒适一些了。从孟朗出发，车经赛芒、贡兰，到达缅东干线公路上的楠散，这里是掸邦首府东枝通往东部重镇景栋的必经之地。次日，经过孟乃、孟班，再前行个多小时，又来到萨尔温江畔。我们告诉琼斯，这已经是我们此行第三次过这条江了。过江后一路东行，山势越来越险峻，汽车沿盘山公路缓缓上行，粗重的发动机声像是不堪重负地喘息。北望萨尔温江，蜿蜒低沉在深谷里，墨绿色的江水好似一条柔滑的缎带。江岸连天峰涌，陡峭如削，怪石嶙峋。我们捉摸着，这里该是当年蒋残军与缅甸政府军血战过的拉牛山了，便问琼斯，他也不太清楚。到达孟萨，安顿好住处，我们就约了琼斯四处打听当年蒋军的情况。1950年9月，蒋残军“复兴部队”从孟板移师这里，把这里作为反共救国的基地，拥兵上万，成为缅甸的国中之国，很红火了几年。我们一连访问了几位当地华人，全都一问三不知。毕竟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，看来，岁月的流水已经将人们的记忆荡

涤得一干二净了。

傍晚，我们漫步郊外，所见是一个宽广的大坝子，田畴上东一簇西一簇的竹林巨榕，宛如一团团凝固的绿云。四周的群山，起伏绵亘，层峦叠翠。面对这满目秀色，我们的情绪却不无沮丧，离开了那些人皆有之的喜怒哀乐，没有了那些生离死别、沙场搏杀的壮烈活剧，空有一个漂亮的舞台又能有多少意思呢。正是蒋残军来到孟萨之后，为了筹备军饷，以“运输麻醉品”为幌子，开始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，成为这里的第一代鸦片军阀，从此美丽的金三角成为臭名远扬的“毒品基地”。我们把这些想法对琼斯说了，这次他主动把话题扯到了银三角。他说，麦德林集团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坤沙之类鸦片军阀，成为哥伦比亚几届总统的心腹大患。接着，他又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该集团种种胆大妄为的恶行。

我们原来打算，从孟萨直接到大其力。当地一位华侨告诉我们，那是一条山间便道，简直就算不上是公路，难走倒还在其次，常有车祸发生。我们都不想葬身异国，便只得返回到楠散，再从那里经由缅东干线公路，过景栋到大其力。

应我们的要求，琼斯在大其力多呆了一天。分手前的头天晚上，我们这才告诉他，连路来我们产生的一个念头：想用纪实小说的形式，写一本关于麦德林集团的书。从他连日来的讲述，我们自以为已经弄清楚了该集团的来龙去脉，加之他提供的大量生动、丰富的细节，我们有这个信心。琼斯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他说，他已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否则不会那么盘根究底，穷追不舍，而且每晚都在灯下记到深夜。接着，他对我们的计划表示赞赏。本来他早有此意，也不怀疑自己的文学才能，只是记者生涯害得他经年东奔西跑，无暇旁骛。为了进一步表示诚意，他从背囊里掏出本书送给我们。那是旧金山出版的一本华文书籍，书名

是《南美毒品问题》。琼斯说，书中汇集了他有关银三角的所有通讯、专访、调查报告等文章，是他驻波哥大多年全部心血的结晶。

我们又一次大喜过望。继琼斯的大量口述之后，又有了如此翔实、准确的文字资料可供凭藉，顿觉信心倍增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们和琼斯来到夜赛河上的缅、泰两国界桥。分别的时刻到了。琼斯和我们依依不舍地握过手，衷心预祝我们成功，并盼望早一天读到我们的新作。话毕，他挥手走过桥面。看着他背负行囊的身影消逝在夜赛市街头的人流之中，我俩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我们再也不留恋异国的奇山秀水，取捷径尽快回国。然后，就是成日埋头敲击键盘。当金风送爽的时候，在我们笔耕的园地里，这枚意外之果，终于蒂落瓜熟。

1999年深秋